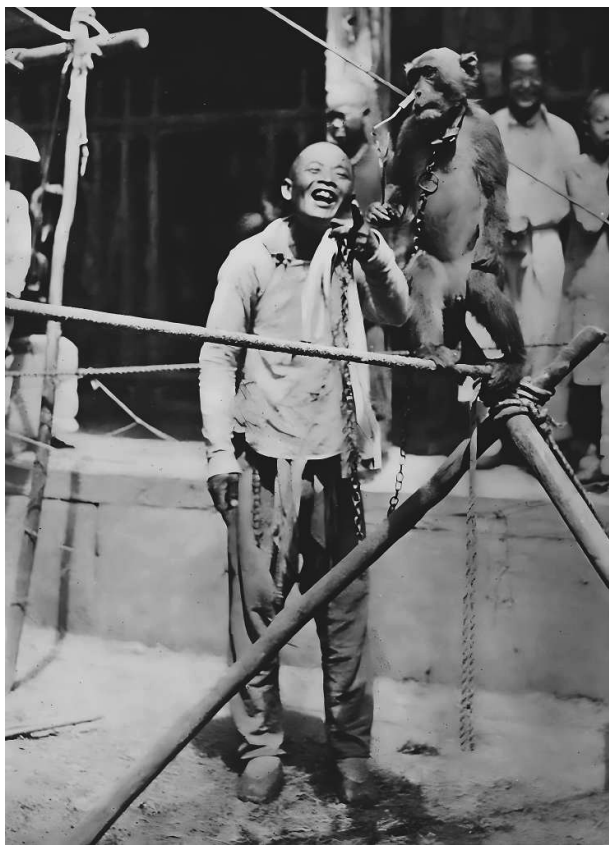


消失的街头马戏



民国初年，北京街头耍猴的艺人



1930年，街头耍猴儿的艺人



1930年，耍耗子的艺人撂地卖艺时，既不敲打锣鼓也不吆喝，而是以喇叭为唤头

1890年，北京街头耍猴儿表演，绵羊、小狗一同登场



1890年，狗熊耍大刀



被指挥表演的耗子



1930年，被街头表演吸引的孩子们



1900年，北京街头耍狗熊

暴躁的猴子、狡黠的老鼠、笨拙的狗熊，乃至傻乎乎的蛤蟆、没头脑的蚂蚁……随着主人指挥，都能作揖打滚、卖萌逗趣，这是民国时期老北京街头风景里，少不了的驯兽表演。

耍猴儿、耍耗子、耍狗熊，是最为常见的三种。天桥、东安市场等处是演出相对集中的场所，走街串巷的也为数不少。从业艺人大多来自京郊、直隶（河北）、山东、河南，他们或以此为生，或农闲时进城挣钱贴补家用。

耍猴儿最是百看不厌。艺人们用独轮车推着道具箱，带着猴子、巴儿狗、山（绵）羊等动物，选好空地，敲锣打鼓吸引观众。

演些什么呢？《燕京岁时记》写道：“耍猴儿者，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，猴手自启箱，戴而坐之，俨如官之排衙。耍猴人口唱俚歌，抑扬可听……其余扶犁跑马，均能听人指挥。扶犁者，以犬代牛；跑马者，以羊易马也。”

猴子经过长期培养训练，能够展示后空翻、倒立行走、钻铁圈、猴骑狗、拉车等多种动作。同时，艺人和猴子还得一唱一和，猴子抓一个画着杨六郎的面具戴上，艺人就唱几句“杨家将”；抓到画着孙悟空的面具戴上，艺人就唱“大闹天宫”。

民俗学家何大齐回忆，耍猴儿的压轴大戏是“猴爬竿”。艺人命令猴子爬到竹竿架子顶上，它装傻充愣不上去，艺人就问：“今天这是怎么个茬儿啊？”猴儿窜到艺人的耳边说悄悄话，艺人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：“噢，原来是小猴儿饿了，想吃烧饼，大家帮忙赏俩小钱儿，买个烧饼吃吧！”

于是猴子就把锣翻过来，绕着圈收钱，观众拿出零钱扔在锣里，猴子举前爪致谢，一场表演欢乐地结束。

耍耗子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，当时却最令小朋友开心。“我小时候一听到喇叭嘹亮的吹奏声，就知道是要耗子的来了。”想必很多老北京人都有和何大齐一样的童年记忆。

耍耗子的艺人身背一只木箱，里面装着训练有素的小白鼠、仓鼠、花鼠，也装着梯子、水桶、木鱼、小瓜、木塔等道具。据老画家侯长春所见：“演出时艺人轻敲铜钹或口中发出什么指令，小鼠便作攀缘、登梯、钻穴、提水、钓鱼以及拱爪作揖等各种动作，动作还都各有名堂，如‘状元拜塔’‘李三娘打水’‘刘全进瓜’‘姜太公钓鱼’等，诸般戏态，逗人欢笑……”

艺人把一只耗子托在手里，口中念道：“状元拜塔！”耗子就顺梯而上，钻到木塔里；艺人再喊一声“姜太公钓鱼”，耗子就攀到横梁一端，用前腿抖动预先安好的木鱼；喊一声“李三娘打水”，耗子爬到横梁的另一端，拖拽小水桶……直到艺人喊“戏完讨赏”，观众掷出几个铜板，所有耗子一齐拱前爪，作揖致谢。

狗熊又被叫做“熊瞎子”，常常给人又蠢又笨的印象，但是经过艺人的调教，也能成为憨态可掬的演员。

在耍狗熊这个领域，清末民初艺人程福先无疑是优秀代表。程福先籍贯直隶吴桥，传承了家族技艺，他驯养的狗熊能表演十几种玩意儿，人们看了称奇，送其绰号“狗熊程”，并把他列为“天桥八大怪”之一。

程福先养的狗熊最拿手的节目，是舞钢叉。它用两只前掌捧起一杆雪亮的钢叉，先在胸前转动，然后绕脖子转动，动作呆萌可爱又灵巧麻利。

程福先的杂技和魔术节目也很出名，后来就“净练功不要狗熊了”。说评书的连阔如先生问其故，程家人说：“买个狗熊得几十块大洋，教会它练玩意儿，没几个月工夫不能用它挣钱。还得花钱喂，处处小心，稍一大意就能‘土’喽（管死了调侃叫土喽）……这个年头买卖平常，弄不起来。”

可见，相比耍猴儿、耍耗子，耍狗熊成本高昂。

老北京民间的驯兽表演，除了以上三种，还有耍蛤蟆、耍蚂蚁、耍金鱼、耍蛇等种种名目，不一而足。清朝末年，天桥一位外号“教书老头”的艺人，就因擅长耍蛤蟆、耍蚂蚁，名列“天桥八大怪”。

老头儿上场子时，在地上铺一块木板，先拿出一个大罐子，嘴里念叨：“到时间了，该上学了！”大罐子里爬出一只大蛤蟆，跳到木板中间。又拿出一个小罐，跳出八只小蛤蟆，面对大蛤蟆依次排成两行蹲下。老头儿又说：“老师该教学生念书了！”大蛤蟆仿佛听懂老头儿的吩咐一样，“呱”地叫了一声，小蛤蟆随着齐声鸣叫。如此这般，蛙鸣此起彼伏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还能指挥无数只黑蚂蚁、黄蚂蚁，按照颜色，排成两队。

随着时代和城市的发展，驯兽表演已经在街头绝迹，消失在历史的斑驳旧影中。

据北京日报